

江苏东台：为鸟让路，做好生态“加减法”

本报记者邱冰清、王珏珍

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处珍稀鸟类的“国际机场”：条子泥湿地。嘴伸在地里左右铲食的是勺嘴鹬；头戴黑冠、眼睛晶亮的是黑嘴鸥……每当潮水退去，各种泥螺、沙蚕、白虾显现，鸟儿欢快地飞来，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去年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为我国第54处世界遗产，遗产地包含条子泥湿地。在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的选择题上，当地人没有犹豫，退渔还湿、停止围垦、加大修复，他们把这处鸟类家园，作为送给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

让鸟“用翅膀投票”

7月25日，一只勺嘴鹬在条子泥湿地的滩涂上快速奔跑。它左右摇摆，不时用状如勺子的嘴巴铲进浅水里，发现食物迅速地起，再用嘴巴接住。这是今年当地摄影师拍到的第一只南迁勺嘴鹬，标志着它们开启了秋季大迁徙的序幕。

勺嘴鹬目前在全球仅有500只左右，有“鸟中大熊猫”的美誉。“珍稀鸟类，更会用‘翅膀投票’，要求高着哩！这两年条子泥色虾贝类越来越丰富，环境也不断变好，我们镜头里的小伙伴们才越来越多。”生态摄影师李东明说。

7月中旬，数千只黑尾膝鹬栖息条子泥湿地；7月下旬，大批大滨鹬迁徙至条子泥湿地，成为南迁候鸟的“探路鸟”……盛夏时节，白腰杓鹬、斑尾塍鹬、半蹼鹬、黑腹滨鹬、红颈滨鹬、环颈鸻、蒙古沙鸻等候鸟相继来到这里停歇、聚集觅食，为南迁补充能量。

澜沧江源园区禁止非法穿越

新华社西宁8月25日电（记者李占轶、耿辉凰）记者25日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针对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穿越等活动，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园区，如非法穿越等活动造成严重后果，将依法受到严厉查处。

三江源地处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格局为“一园三区”。“一园”即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区”为长江源（可可西里）、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

澜沧江源园区是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三江源水系众多支流的发源地，在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生态价值。澜沧江源园区联通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果宗木查、昂赛两个保护分区。园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旗舰物种雪豹、金钱豹的密集分布区。

公告称，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处，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对因非法穿越等活动造成保护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活动造成的人身伤亡等事故，责任由开展非法穿越等活动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青海湖畔普氏原羚超2700只

新华社西宁8月25日电（记者李琳海、耿辉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结果显示，目前青海湖畔普氏原羚数量超过2700只，小羊家族正在逐步壮大。

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站长吴永林说，如今青海湖畔普氏原羚共有14个野外种群，数量从1994年的300余只增加到现在的2700余只。今年7月10日到8月5日，站内共有15只普氏原羚出生。

“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普氏原羚不断增加，保存建立了良好的物种基因库。”吴永林说。

作为湿地的“旗舰物种”，候鸟种群多寡、迁徙路线的变化是检验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自然指标。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鹤鹑类候鸟的重要停歇地之一，条子泥湿地支撑了多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物种的生存，是世界上稀有的迁徙候鸟勺嘴鹬、小青脚鹬的存活依赖地。“每年几百万只鸟儿在这里栖息、停留。好多候鸟都要在这谈了恋爱、生了娃才离开。”李东明笑称。

珍稀候鸟青嘴条子泥，源于当地对环保的坚持。2019年，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为我国第54处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空白。“勺嘴鹬”、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席政策官尼古拉·克拉克福德在会上代表鸟儿表达对中国的衷心感谢：“在过去的日子里，你们对湿地保护的远见、抱负和承诺令人震惊，无人能及。”

减法：对环境有害，再赚钱也不能干

鸟类“辨”环境，“识”产业，迁徙地空气、土壤、水质、产业布局等因素，直接影响其驻足时间的长短。

“海岸线便是黄金线”，在不少地方，临海的优势一般会被转化为发展重化工业优势。但东台将85公里海岸线当成了“生命线”。2005年，东台市通过《关于同意<严禁化工等污染项目进入沿海地区议案>的决议》。东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崔庆明说，这成为海岸线最好的“护身符”，十几年来沿海未上马任何化工项目，为保护候鸟栖息地奠定了基础。

在盐城下辖的区市县中，东台的各项经济数据位于前列。面对“保先”压力，东台并不

为化工可能带来的亮眼数据所动。“放弃化工GDP，坚守着太平洋西岸未被污染的湿地，事实证明我们的坚守是对的。”东台市沿海经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早年间，当地人并不理解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的重要性。李东明说：“十几年前，为了让渔网为鸟让路，我们没少和滩涂上的渔民吵架、打架。那时候他们不懂，张着渔网也是为了讨生活。但是现在，很多村民、干部都学会了辨鸟、护鸟。”

条子泥所在的弼港镇，有不少小渔村，村民们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随着申遗和生态修复工作推进，村民积极响应政府“退渔还湿”号召，退出围垦鱼塘达1万多亩，并建立巡护队，保证保护区内没有违法违规养殖。为保证渔民生活，当地也出台补偿政策，累计投入3600万元。

根据生态摄影师孙家录的观察，今年在条子泥湿地观测到的勺嘴鹬数量比去年同期多了三分之一，黑嘴鸥的巢及巢中的鸟蛋也比去年同期要多。“今年观测到黑嘴鸥一巢产了5枚蛋，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以前，来此的鸟儿产蛋期差不多1个月，今年又延长了一个多月，可能是环境好了，鸟儿胆子也大起来。”孙家录说。

加法：算一笔环境保护的“大账”

几乎每天下午退潮后，东台市沿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卫国都要打开手机监控。沿条子泥26公里的海岸线，14个高标准、24小时监控的摄像头都“连”在手机APP上。打开手机摄像头，看看滩涂上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他感觉安心。

这套监控设备上加上光纤等配套，一共花

了200多万元。相关管理人员表示，每天需多次查看监控，今年曾发现有人进入黑嘴鸥繁殖地拍照，他们立马赶到劝阻。“万一鸟蛋踩破、把鸟儿吓跑，对我们来说是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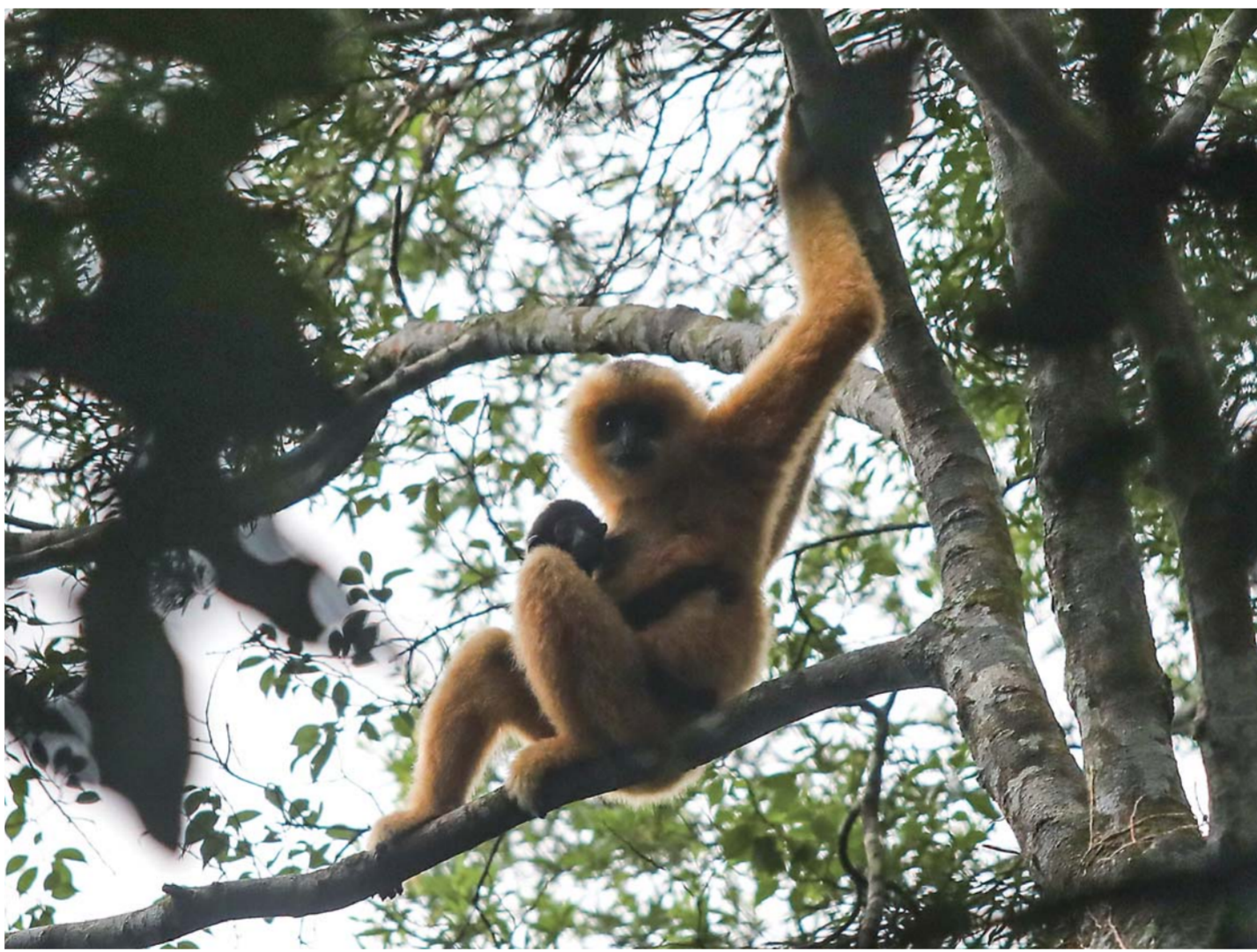
除了技防，还有人防。57岁的梅从德在海堤边做巡逻人有几个月时间，一杯水、一顶帽子、一个扩音器，是他巡查时的“家当”。他负责的区域是游客下滩体验区，每天坐在定点位置，但凡发现有游客可能要走进鸟类活动区域，他就拿起扩音器喊一嗓子“鸟类保护区，禁止下滩”。像梅从德这样的志愿者有近20人，他们和边防、公安、交巡力量等一起，对有可能影响湿地管护和鸟类安全的捕捞、施工行为及时进行纠正。

为解决涨潮时水鸟无家可归的现象，为它们提供栖息觅食的场所。东台市沿海经济区每年花近60万元向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租下720亩鱼塘，将水抽干，作为勺嘴鹬类鸟的高潮位栖息地，并花约30万元租下该集团400多亩鱼塘，作为燕鸥类鸟的繁殖地。

如今在条子泥湿地，岸边的石头已被规整，观鸟平台已从最早的一条破旧渔船，过渡到一间小木屋，再到如今配齐茶水、休息区的4个驿站。“最佳地点建最佳观赏点，游客方便舒心，还不打扰鸟类活动，也能更好地保护环境。”李东明说。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算一笔大账还是一笔小账？“世界自然遗产是个金饭碗，我们既不能把金饭碗给砸了——保护要到位，同时也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讨饭吃——进行适度利用，这就是大账。”王卫国表示，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地，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当好世界自然遗产的“守门人”。因为他们相信，环境好了，迎来的绝不仅仅是停栖的候鸟。

海南长臂猿增添新家庭 栖息地扩大



▲这是在海南白沙县的热带雨林中拍摄的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海南长臂猿（2019年10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潘晓旭摄

录到了雄猿的鸣叫声。经辨认是一雄一雌成年海南长臂猿，证实新形成了E群，并确定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已经扩散到距原栖息地霸王岭林区斧头岭10公里的东崩岭。该监测结果与2020年1月人工监测的结果已相互印证。

“海南长臂猿第五个家庭群E群初步形成，并扩散到新栖息地近8个月，意味着原栖息地与该新栖息地之间存在扩散通道，栖息地面积增加，且新栖息地能够支持海南长臂猿的生存。”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区研究所所长金崑介绍说，“在海南长臂猿这一新

的家庭群形成之前，已经大概有十年没有新的家庭群形成了。现在形成新的家庭群，表明海南长臂猿恢复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也说明我们的保护卓有成效。下一步，我们期待监测到这对新婚‘夫妇’幼儿出现。”

长臂猿是世界四大类人猿之一，海南长臂猿是全球现存数量最少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目前海南长臂猿仅存1个野外种群，分布在海南岛热带雨林，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极度濒危，名列全球25种濒危灵长类物种之一。

山西：汾河流域水环境持续改善

新华社太原8月25日电（记者王飞航）今年1至6月，汾河流域13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Ⅰ—Ⅲ类水质优良断面较2017年同期增加了1个，劣Ⅴ类水质断面全部消除。7月，汾河流域国考断面水质继续保持稳定达标，改善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

记者从山西省政府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以山西省27%的水资源和25%的土地承载着全省近41%的人口和42%的GDP。由于历史原因，穿行在三晋大地的“母亲河”，经受着各种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

近年来，山西省深入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不断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改善。

一方面，山西省将“一断面一方案”作为汾河流域生态治理的重要支撑，科学谋划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2017年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汾河流域省级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257项、市县水污染治理工程984项，投资总额约178.5亿元，极大地补齐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另一方面，山西省在汾河流域重点提升城镇污水处理水平，新建污水管网1709公里，改造雨污合流制管网1319公里，新增处理规模54万立方米/日。通过一系列措施，汾河流域46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沿汾35个重点镇、846个村已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汾河流域国考断面水质全部退出劣Ⅴ类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深入推进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确保汾河流域水质稳定达标，把汾河建成三晋百姓的生态河、幸福河。”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李凌昇说。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

（上接1版）各地在用好用中央补助资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渔民安置保障等支持力度，江苏等地将退捕渔民按照失地农民标准纳入社会保障。此外，根据渔民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情况，各地制定有针对性的转产转业安置方案，拓宽就业渠道。

目前，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在长江沿岸如火如荼开展。湖南省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为契机，对接产业发展和渔民就业需求，对退捕渔民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期间对其中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按规定给予生活费补贴。

胡存库生活的湖南省岳阳市，创新开发公益岗位，聘用退捕渔民加入“护鱼员”队伍，目前全市有“护鱼员”近200人。“公益性岗位可以拓宽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渠道，补充管护力量，构建渔业资源群防群护的管理体系，一举多得。”岳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四新介绍说。

今年，胡存库夫妇还有一喜。21岁的儿子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报名参军入伍，目前已通过初选。“人人都羡慕我。我们不少渔民是斗大的字都不识的，以前在水里捕鱼，只能把孩子送到岸上寄养读书，能出个大学生那就跟中了状元一样。”胡存库很得意。新华社长沙8月25日电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上接1版）2013年开始，面对环境污染高发态势的民生之痛，一系列有重点、有力度的环境治理顶层设计发力，“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相继实施，我国的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步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擦亮蓝天。86%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京津冀6万余家涉气“散乱污”企业完成整治；北方地区一千多万户家庭告别散煤取暖，用上电、天然气等更清洁的取暖方式。

保卫碧水。我国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2804个饮用水水源地的10363个生态环境问题完成整治；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中，超过八成原本又黑又臭的河道告别“黑臭”。

共护美好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完成造林约7.8亿亩；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初步划定，对宝贵的生态资源进行严格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在治理污染的同时，持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上下功夫。

在河北省迁安市的标广场，用不锈钢打造的“铁原子”城市雕塑静默矗立。迁安拥有丰富的铁矿，一度钢铁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钢铁让当地人富起来，也曾让当地群众饱受空气污染之苦。

去产能成为河北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之策。自2014年以来，“钢铁”迁安累计压减1000万吨铁、1000万吨钢产能。同时，当地钢铁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并不断延伸产业链，开发新产品，提升钢铁产业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一些钢铁企业家还把目光转向了生物技术、生态休闲农业等“绿色”产业。近几年，迁安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像迁安一样，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比重达23.4%。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出台了数十项改革举措，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也加速推进。

生态环境领域执法不到位、惩处不得力的状况正在改变。今年5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地方反馈督察情况，一针见血指出当地存在的短板漏洞：海南省生活垃圾围城围岛及异味扰民问题是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领域；甘肃省大量民用散煤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市场，游离于监管之外……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把“利剑”，成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共推动解决了约15万个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向地方移交509人责任追究问题，问责干部数千名。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上海奉贤：探索“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

新华社上海8月25日电（记者李荣、凡军）为了破解河道治理难题，进一步啃下治水中“难啃的硬骨头”，上海市奉贤区今年下半年起探索建立“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形成司法力量与行政力量合力，共同推进水生态的区域保护。

据了解，奉贤区地广河多，辖区共有河道3987条（段），占上海全市总河道数的8.4%。自2018年开展河道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及黑臭水体工作以来，已陆续完成千余条（段）

黑劣河道的治理，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区仅剩115条（段）未劣劣河道，但多为村沟宅河，不少是“断头浜”，存在“治反复、反复治”等怪圈，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此次构建的“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确立协作分工原则，对辖区内的劣Ⅴ类水体、河湖黑臭等问题，各级河长牵头清理整治；对履职不到位、限期不清理的，河长办将线索移交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等司法手段助推解决。

围绕互通信息、移送线索、调查取证、协作配合、督促履职、提起诉讼、协作执行等7个方面，奉贤区细化协作模式，河长办对发现的涉嫌破坏辖区河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公益诉讼线索，及时移送检察院，并在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对正在查处的严重违法、媒体关注度高、涉及面广的案件等，商请检察院介入案件调查。

据介绍，奉贤区河长办与奉贤区检察院

互动协作，开展联合巡河，摸清未劣劣河道底数，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前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区检察院委托第三方对18条（段）劣劣河道取样检测，全面、客观收集涉河湖环境证据，针对河道污染及两岸企业排污治理中履职不到位情况，相继向各街镇、委办局制发各类诉前检察建议9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各行政机关形成治理合力，积极履职尽责。同时，强化个案协调，合力应对环境污染突发事件。